

抵年 / 王臣

苍了少年老了天真懒了声色薄了青春静了光阴痛了灵魂的从前





祇年

/王臣

苍了少年老了天真
懒了声色薄了青春静了光阴痛了灵魂
的从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祗年/王臣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5104-0397-2

I. 祗…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8862 号

祗 年

作者: 王 臣

责任编辑: 陈黎明 熊文霞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 (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99 6304(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英文)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150 千字 印张: 8.75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397-2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祗年·往生】

琅日对璞月。苍天对莽原。

古旧的小镇。朴素的小城。

清俊的少年。静美的姑娘。

轻少的时间。苍老的纯真。

江水以南横亘一道凝然耀世的光。

日月在左右手间镌刻下不朽的纹。

光阴是水，记忆成为那条缱绻河流里波光粼粼的印记。

我站在中央，看到的不是当时，是往生里隐秘的寓意。

少年的事，不断地发生，不断地消失，属于此时此地。

我用左手握住右手，紧紧地，将往生，遗失，再寻回。

生命对时间着迷。灵魂向记忆作揖。

少年电影里最温暖的话是，我爱你。

在你年轻而微弱的生命时辰里，

我记载这一卷佶屈聱牙的经文，

希望，有朝一日，你为我讲解。

——清河

目 录

第一回	日曜循生,有延。	1
	上阙,马桥镇。	2
	下阙,青木城。	31
第二回	深蓝之水,清瞳。	73
	上阙,少年诗。	74
	下阙,半程词。	109
第三回	水仙女神,孤毒。	136
	上阙,小王子。	137
	下阙,破碎花。	168
第四回	景美之光,未尽。	202
	上阙,步葳蕤。	203
	下阙,路荣光。	235
散场记	风与木,柢之年。	268

上阕,马桥镇。

>>>>01. 双子。

是日。晨光熹微。

突然醒来,汗水粘湿了睡衣。仿佛置身寂然归巍而虚空的古老森林,被青绿的藤蔓与潮湿的叶枝缱绻包裹,散发出陈旧而沧桑的气味。他那带着优雅褶皱清香洁净的白衬衫轻拂而过,倏地扫过我皮肤上方的每一寸空气。身体像是感觉了一场冰冷的亲昵。我想伸手抓住他,但是他只是微笑,瞳孔深处闪烁微蓝幽暗的光。那笑如同一朵被清水浸渍过的栀子,清明淡定,意味深长,总是有一条深白的道路,没有尽头的延展。他站在遥远的距离之外,身上泛出青绿的光,像是一道泓潜不过的水泽,彼此相望而若天海相隔。那一岸,他发出微弱声响。此端的内心像是得到召唤,急于奔赴那一头拉住他,不松手。只是那空洞的意识,没有真的意义。于是他转瞬不见,再无迹象。我喊出声音,清泽。清泽。清泽。你是要去哪里?声音虚空得像是把皮肤都要化掉,没有回应。

我曾无数次重复着这样的梦境,于是那些清晨我都会慌张地起身,然后推开他的房门,望见他婴孩般寂寞睡眠的姿势,在洁白的床单上将膝盖蜷缩至胸前拥抱住自己。然后我才静下心神,知道刚才的所有只是梦境。于此,内心方无涌动。

这样的时分,除了我和他,家里不会有人。母亲和父亲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得规矩而安稳,井井有条。回到房间,开窗拉帘,刺眼的白光和浮躁的空气涌入。一天开始。日子循着朴实轨迹,一条一条延展开来。皮肤上开始感觉有温度,暖得很。

哥,起来了?

起来了。

睡得好不好?

做了一整夜奇怪的梦。

我也是。每天如此。

他已经穿戴整齐。脱去了宽大素洁的睡衣,穿着一条磨得发白的牛仔裤和一件有温雅褶皱却干净的白衬衫站在门口。他从不唤我白清河,他只喊“哥”,纵使如今看上去已经拥有和我一般的身型。他比我小一岁,生日在同一天。不多不少,正好一年。但他在我的眼里,始终都是一个孩子。一个许多年前会摸黑爬进我的被窝告诉我他一个人怕黑,然后转过身搂着我睡去的孩子。

他只是个孩子,他只是个孩子,他只是个孩子。我坚持这么认为,因为这样我会更清楚分明地意识到彼此之间存在的关联是因着血缘,而不是其他。他于我而言,一直就像是一道明媚的光,辐射温暖,甚至会降落一种居高的恩慈。许多年前,我们常常重复这一段对话。

哥,你会离开我吗?

不会,那你呢?

我,我也不会。

2.

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拥有许多年温暖的小镇生活。

小镇的名字叫,马桥。

简朴的风,轻淡的霞光,凉净的破落石桥,我们坐在祖母的身边软语温存。祖母产下父亲的时候只有十九岁,如今她尚未老去,于是她拥有比一般祖母更多的清醒与冷淡,这样她会显得严肃却不失温情。祖母是退休老教师。她说祖父英年早逝,她依靠微薄的退休金以及我父母亲给她的生活费用与我们相伴七年。我的五岁到十二岁。

小镇上没有学前班的概念,于是我对清泽说自己要去念书的时候有着难以掩饰的骄傲,这让我与众多哭啼不止的幼稚孩子显得有区别。

哥,不可以。你不可以去念书。清泽扯住我的衣袖,直到他小手上的泥渍清楚分明地烙在我的锈红色小衬衫上。这个镜头仿佛是我记忆里的那一条悠长渊暗的隧道源头,连接着出口的光。一切,从那里,才有了开始,以及后来。

那一年,我们一起背起墨绿色结实的小帆布书包,上面别着两枚玩具荣誉勋章。

我们像是两只寂寞又骄傲的通红的蛹。

我是白清河。他叫白清泽。

这是我对老师说出的第一句话，但他并没有因此记得我们。祖母是拉不住清泽的，他定是会跟着我一起的。我们就像是被搓成一条绳的两股草，彼此是彼此完整性的需要。于是，祖母央住在城里的父亲设法，让年龄不达标的清泽和我一起入学。

记忆里有很多颜色。

南方小镇。有夹竹桃以及樱花树，大片梨花和果树，满眼的梔子，池塘里盛放荷花，粉白相间，流泻出温暖的色泽印入瞳孔深处。大片青葱的草场，像是一张巨大的床，绵软温暖。卧于其间，头顶一片清蓝。视线远处，若隐若现的大青山。只有一条大马路，我们坐在路边数路人的脚步。“板桥人渡泉声，茅檐日午鸡鸣。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稻草垛豆腐干桂花风箏高跷菱角石榴粽子年糕桑葚知了油菜花杨柳石桥花草地，日子云淡风轻舒适相宜，极其珍贵。

我们被安排在同一年级同一个班级同一张课桌，而这件事情如同一种习惯，延续了很多年。他说，哥，这样的感觉，真好。清泽第一次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六岁。

我们在一起做的最专注的一件事是，拿出一张矩形白纸折纸飞机。先将矩形白纸对折，将角沿中缝线靠拢，翻折。再把两角对折，留出小三角，将小三角向上翻折摺在两角之上。反折，叠出翼。完成。第一架纸飞机是某个在记忆当中不小心没有留存深刻印象的男孩教会我，我再教清泽折出他生命里的第一架纸飞机。一个微小事件却成为众多少年记忆深处不可磨灭的一个意象。

祖母的老屋后面是一条河，不深，可以望见游动的鲤鱼、鲫鱼以及叫不出名字的鱼。

望得时间长了，便以为那水沟仿佛深渊一般险恶幽暗，总有跌进去万劫不复的危险感。我们的倒影在里面摇晃，然后一条鱼经过，就碎了。很脆弱，像是一张被撕裂的照片。我抬起头，阳光照进眼睛里，瞳孔深处开始温热。

他拿着纸飞机，举起左手臂奋力划出一段忧郁的曲线。纸飞机，掠过视线，向着光。没有坠落。

清泽是那种从第一眼望去就与众不同的小男孩。表情甚少，寡言安静，孤僻并且偏执。时常仰望，驻足，微笑。并且他的瞳孔里有微蓝的光，奇异而深邃。他从来没有朋友，除了我，但他从来不跟在我的后面出游采果或者捕捉昆虫。纸飞机是年幼的清泽唯一的游戏。

哥，早点回来。不然，我会想你。这是我跟伙伴每次出行玩耍时他唯一会说并且重复了许多年许多遍的话。在旁人听来，它有着与少年格格不入的郑重。但是他所渗入的情意比郑重更郑重，而这，只有我知道。

我知道，有些寂寞与生俱来，那是基因里的事，时间也无法颠覆。我也知道，他和我不一样，他的孤独与独立是天性。后来我突然意识到身为兄长的我似乎没有给他过任何的引导。但我明白，我之于他的重要性，就如同我不能没有他。那是生与死、爱与仁慈、命定的牵扯不开的联系。

祖母时常对我说清泽的眸子比我亮，有闪烁不尽的光，并且透露出微微的蓝色。祖

母说婴儿时代,我便不是个让人省心的孩子。但清泽不同,他少有哭喊声。并且,清泽品学兼优。他比我聪慧太多,于是祖母对他有更多的偏喜,对此,我仿佛也觉得理所当然,没有丝毫的芥蒂。

童年时的清泽长得十分瘦小,总与我保持半个头的身高差距。我时常会搭着他的肩膀问他,清泽,你怎么总是这么小。因为你是哥哥,他回以微笑,低声悄语。他笑的样子十分好看,仿佛脸上细嫩的皮肤里会绽放出大朵温和柔软的花,散出奇异的光与芳香,使人觉得甜蜜。然后我们肩并着肩手拉着手朝那里走,朝那里。

小镇边缘有一块很大很大的庄稼地,庄稼地之外是个高高的坡地,上面种满了花、树。苹果树,梨树,橘树,桃树,香椿树,栀子花树。木槿花,孔雀菊,紫薇花,白兰花,茉莉花。坡顶上有农夫们用稻草搭建的一个小凉亭,简陋但寂静,那里已经是这个平原小镇上海拔最高的地方。

只是,还不够高。是,还不够高,无法望见小镇之外的更远处。清泽说,这真是遗憾。仿佛我们生活在苍茫海上一座寂寞岛屿之上,怎么望,也望不到更远的地方。之外的距离始终是一片茫然,若隐若现,如同幻象。

那时,我总是幻觉这个坡顶有一种隐匿的强力,强大不可遏制并且天然与我们相吸的力量。拉扯出无数的线,纵横交错,像是编织一张网,最后越来越密,直到圈出另一个世界,与人世隔离。我们住在里面,再也回不了家。可是没有谁觉得不妥,没有谁觉得需要被救赎,仿佛这才是我们应当的生存方式,仿佛宿命的使然,再恰当不过。

我们自作主张地给它取名,叫做,“永无坡”。

至于那一处,即便多年之后回忆起来依然仿佛藏着我们无法言说的秘密。微小,抑或重大的;温暖,抑或悲伤的,真实的存在又恍惚是纯粹的杜撰。但这一切都太重要,重要到这一刻看过去依旧新鲜的仿佛尚未发生。到底,我知道,那里,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白衬衣、粗布裤子或者小牛仔褲、迷彩的小帆布鞋、红领巾、草绿色单肩军包、玩具勋章,以及只有清泽才拥有的中队长肩标。天光充足,风轻云淡。绵长的水泥马路上有两个男童在走,肩并肩,手牵手,仿佛路途没有尽头。

所有的生活敞开在天地之间。

5.

人是需要历练才能将一些情愫与思想体会透彻,日后方可行路端直,减少错误。这一直都是句正确的话,我后来坚信,语文老师讲这个句子时是在自言自语,因为他忘却了讲台之下只是八九岁的幼童,什么也不懂。

但是,我记住了它。

清泽总会把双手交叉放背后,身子挺得笔直,看着老师仿佛出了神。我会觉得我的弟弟不可理喻。我习惯在上课的时候拿出白纸,涂涂画画。或者将它覆于书页上,描摹一些我自以为可以当作画的图。于是,我习惯性地会被老师突然点到,然后站着,站到下课,这是许多节课我都拥有的待遇。

你要是再不认真听讲,我就再也不理你。清泽说话的样子像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严

肃训导。我会昂着头，歪着嘴，将眼神置于别处，佯装满不在乎的样子，然后对他说，没大没小。却在心里告诉自己，清河，下节课不可如此，否则，清泽再也不会理你。只是，覆辙再三重蹈，不停不休，我们之间有着特别的约束力。

这就是兄弟。

>>>>02. 忆痣。

1.

记忆再深久，总有几道敞向天地的风口。盛大的白光汹涌掠过，覆没了整具身体，视线被关闭，灵魂坠入幽暗深渊。而那些事，那些在小镇记忆里留下颜色的二三事在不知不觉里成了回忆中几道最为郑深刻骨的线索。或，淌出过最洁净的血，然后结下最沉重的痂，最后留下疤。或，温情脉脉地把年少的暖放大到覆盖了整个回忆的轮廓，彼此留下交集，留下不可预知的关联。

2.

那一日，阳光格外温暖，带来明媚的想象，察觉不出意外的气味。我对清泽说我要出去捉蛐蛐儿，两三伙伴一起。哥，记得早点回来。不然，我会想你。他再一次郑重地

这样对我说。那时谁也不知道,这样的话,六岁可以说,七岁可以说,八岁九岁仍然可以说。但是有一天,会长大,长大之后,就再不一样。

和小伙伴来到一处湿漉漉的草地,青草湿润的香气在空气里弥漫,砖块下,草丛里都是温润气息。阳光投射出一道血红的光。意外发生了,我出血了,被砖块砸掉了左手中指的指甲。

赶回老屋的时候却找不到一个人,祖母和清泽都没有踪影。小伙伴让我赶紧跑去医院,穿过一条很长的马路和一条幽深潮湿的巷子。我跑步的速度应该还是快的,潜意识里的恐惧终究还是无法被矫健的步伐掩饰。口鼻之间是腥咸的空气,让人厌恶。尽头处,一座巨大的房子,仿佛宫殿。大门门楣之上有个鲜红而规整的红十字,豁然开朗。

医生给我消毒的时候我疼痛难忍,我想若是再痛一点怕是会哭出来,只要再痛一点就可以哭。于是我给自己的境遇有选择性的放大,一次一次,以此获得一条潜意识里许可的路径。多年之后我依旧得意保留下这个习惯。我终是没有流出眼泪。就诊室外有医生开始催促护士,声音慌张错乱嘈杂,有个男孩摔断了胳膊。

我似乎听到那一刹窗外有麻雀的唧唧喳喳,只是依旧不能确定,是真实还是幻听。转脸望去,某个穿着白衣大褂的男人背上伏着瘦小的他。仿佛一只断翅的蝶,泛出悲伤涣散的蓝色。是,清泽,我的小青泽。我跳下凳子奔出去的时候撞到了匆匆的祖母,她的围裙上还有油渍。清泽摔断了胳膊,是右臂。她说。

我没有勇气跟着祖母走进那个暗房。那里面是怎样的情形,我逼迫自己不作丝毫的想象。拍片子,接骨,以及别的。仿佛带着血腥的暴力电影,而深陷苦楚与绝痛的只

是一只仿佛随时会被风吹碎的蝶，翅膀都没有来得及张开。

我靠着墙，慢慢蹲下，幽深的走廊里刹那间沉寂若流深静水。我开始害怕，恐惧像深渊，望不见光，深不见底。跌入、坠落，被风吹裂身体，支离破碎，不能还原。我盯着缠着厚重纱布的手指，望到晕眩，悲伤瞬时间如同倾盆大雨将我的世界覆没，丝毫没有出路。

门被推开，清泽跟在祖母的背后慢慢走出来，他汗涔涔的脸上扑闪出寂静隐忍而疼痛的光。我知道他没有流下一滴泪，而那些因痛苦产生的无法抑制的微弱呻吟如同一片辐照我的坚韧的光。我望着清泽的瞳仁里那缕微蓝的目光，终于，没有忍得住，哭出声来。

回到老屋的时候，天沉沉的黑，黑得太透彻，于是月亮显得突兀的亮。桌上是冷掉的饭菜，仍旧那么丰盛。祖母说，过节了，吃两个饼。什么节？中秋节。清泽的声音放到最低，像是犯错的样子，低着头，长长的睫毛上湿润出光泽。同祖母一起赏月的时候，我听见了祖母微弱的叹息，仿佛一种预见性的暗示。

我抚摸着清泽受伤的右臂，告诉他，哥哥的右臂还在，随时拿给清泽使。稚气的言语时常具备最真切最透彻的力量，成就一种刻骨铭心的动容与不能遗忘的感触。他不做声，目不转睛地抬头仰望。那个节日，我唯一记住的就是，那对幽蓝的眼瞳，他眸子里天生的异光。

后来他对我说，他只是想抓住那一只幽灵一样的黑猫。他追随着它，奔走攀爬，上了老屋的横梁然后再一起跳下。他不得不明白，它和他并不一样，那只矫健孤独的黑猫。

夜里。他一直背对着我睡，蜷缩起身体挨着墙。一张小床上，他就像一只幼小而孤立的蛹。我试图靠近，被拒绝。祖母说我十岁生日的时候父母会来探望，也就是清泽九岁生日的那一天。也就是，第二天。

哥，你说，妈妈爸爸会像我想他们一样的想我吗？

他总是被噩梦惊醒，从不间断，像是顽疾。

他说，哥，我昨晚又做梦了。什么梦？不确定。一片广阔的沙漠，没有生物。太阳毒辣。肤色青绿，皮肤干裂，我的身上长满仙人掌的刺，坐在枯井的口上。可是不渴。后来风很大，漫漫黄沙，浑浊不堪的气流急速而磅礴，仿佛要吞没所有的虚设和妄念，把我卷入。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就要被扯碎，不能呼吸。光线越来越暗，越来越远。可是我却没有丝毫的畏惧之心，仿佛那是一种渡，隔岸有光。

后来我望见了他们，仿佛他们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妈妈温婉清丽，爸爸英俊伟岸，都是一身素白。他们伸出手，朝着我跌落的方向。那一刻，我望见自己回复到了婴孩稚嫩清洁的模样，对他们厚实双手的温度充满希冀与渴望。天空像蓝色羽绒，布满温暖的脉络，罩着世间情意。只是，只是，他们碰到我的那一刹，我却兀自苏醒。我甚至没有来得及分辨出他们是否在梦里真的碰触到了我，但愿有。

清晨五点，清泽起身坐在写字台旁，开着台灯，凝望着桌面上我们曾经刻下的话。

哥，你还记得桌子上的这几个字吗？记得，西双版纳。《孽债》里的孩子们住在西南边陲